

## 基于“治痿独取阳明”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

刘淼<sup>1</sup>, 廖尖兵<sup>1</sup>, 王文譔<sup>1</sup>, 庞立健<sup>2</sup>, 吕晓东<sup>1</sup>

(1.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47; 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 沈阳 110032)

**摘要:**“治痿独取阳明”既是历代医家论痿治痿的理论基础,又是后世临床各科治疗痿证所属范畴内各类疾病的基本法则。痿证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发性肺纤维化属于肺系疑难病症之一,中医临床学者多从肺痿论治。故基于“治痿独取阳明”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

**关键词:**治痿独取阳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论治

**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8)06-1414-03

###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According to Treating Yangming Meridian for Flaccidity

LIU Miao<sup>1</sup>, LIAO Jianping<sup>1</sup>, WANG Wenxuan<sup>1</sup>, PANG Lijian<sup>2</sup>, LYU Xiaodong<sup>1</sup>

(1.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Liaoning, China;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Treating flaccidity from Yangming meridia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ancient physicians treating atrophy and the basic rule of clinical treatment by the later physicians when treating internal diseases. Wei syndrome and lung are closely linked and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s one of the difficult diseases of the lung system. We start to treat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by the theory of treating flaccidity from Yangming meridian.

**Key words:**treating flaccidity from Yangming meridian; IPF; treatment

“治痿独取阳明”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痿证》云:“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也”<sup>[1]</sup>。《灵枢·根结》云:“读者,皮肉宛腠而弱也。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天所不息者,其气稽留,邪气居之也”<sup>[2]</sup>。《黄帝内经》阐明了“治痿独取阳明”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五脏皆可致痿,“肺热叶焦则生皮痿,心气热则生脉痿,肝气热则生筋痿,脾气热则生肉痿,肾气热则生骨痿”<sup>[1]</sup>。而诸痿皆始于肺,即“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sup>[1]</sup>。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指原因不明并以普通型间质性肺炎的特征性病理改变的一种间质性肺炎,主要表现为成纤维细胞灶形成,肺泡细胞单位结构紊乱和肺纤维化,本病临床上多表现为进行性呼吸困难伴有刺激性干咳,双肺闻及velcro音,常有杵状指(趾),胸部X线示双肺弥漫性网状阴影,肺功能为限制性通气障碍,病情一般进行性发展,最终因呼吸衰竭导致死亡<sup>[3]</sup>。尽管《黄帝内经》并未明确提出肺痿病名,但已明确提出,“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后世医家张介宾根

据内经提出:“故五脏之痿,皆因于肺气热,则五脏之阴皆不足,此痿躄之生于肺也”<sup>[4]</sup>。马蒨在《素问注证发微》中云:“内详五脏之痿,必始于肺,其本脏自有所合,其成痿各有其由,其验之有色有症,其治之有法有穴,故名篇”<sup>[5]</sup>。“治痿独取阳明”既是历代医家论痿治痿的理论基础,又是后世临床各科治疗痿证所属范畴内各类疾病的基本法则。痿证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发性肺纤维化属于肺系疑难病症之一,中医临床学者多从肺痿论治。故基于“治痿独取阳明”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

#### 1 “治痿独取阳明”的脏腑经络循行相关理论

1.1 阳明腑与肺相关理论 阳明在脏腑的角度指胃腑和大肠腑,《灵枢·本输》云:“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经也”<sup>[2]</sup>。故下文言于胃,可包含大肠在内。《素问·五脏别论》云:“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sup>[1]</sup>。《素问·玉机真脏论》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sup>[1]</sup>。胃居中焦,是水谷精微汇聚之处,五脏以胃为本,五脏功能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后天之本脾胃的濡养<sup>[6]</sup>。在脏腑生理功能和生理特点的角度上可以说,肺和脾胃均为后天之本,二者共同参与后天的水谷精微物质的代谢。《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sup>[1]</sup>。“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肢,气归于权衡”<sup>[1]</sup>。若饮食入胃,化生的精气不能上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403290);辽宁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础研究项目(L2014369);沈阳市科技局计划项目(F14-231-1-13)

**作者简介:**刘淼(1984-),男,辽宁义县人,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肺系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庞立健(1982-),男,辽宁沈阳人,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肺系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于肺,则肺津亏虚,肺叶痿废不用。宗气的生成与运行也与肺胃有关。宗气是肺吸入之清气与脾胃运化的水谷之精气相结合而成,贯心脉而行呼吸,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sup>[7]</sup>。同时人体精微物质的输布,也与肺胃相关。《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sup>[2]</sup>。肺与胃共同参与水液代谢,脾胃主运化水谷津液的作用,有赖于肺气宣发和肃降功能的协调,肺的通调水道,亦尤需胃气运化之力<sup>[8]</sup>。《医法圆通·痿痹》谓:“痿痹一证,《内经》云:肺热叶焦,五脏因而受之,发为痿痹。又云:治痿独取阳明。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生精生血,化气行水之源也,《内经》谓阳虚则宗筋弛,明是中宫传输精气相关失职,精气不输于肺,则肺痿生;精气不输于脉,则心痿生……以此分之,则治痿独取阳明一语方成定案。”<sup>[9]</sup>

1.2 阳明经与肺相关理论 阳明经包括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肺为手太阴经所属之脏,阳明经与太阴经又互为表里。阳明经与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经别加强了表里两经的联系。足阳明、足太阴经别从脾部分出,入走脾胃,上出鼻额,合于足阳明胃经;手阳明、手太阴经别从所属正经分出,入走肺与大肠,上出缺盆,合于手阳明大肠经<sup>[10]</sup>。可见手足阳明经与手足太阴经互为表里,气血相通,联系密切。正如《灵枢·经脉》云:“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大肠手阳明经,起于大指次指之端,……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脾足太阴至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胃足阳明之脉……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络脾,……其支者,起于胃,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sup>[2]</sup>。肺与脾同属太阴经脉之脏,同时又都别走于阳明,足阳明胃经又别走于太阴,即“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别走阳明”“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sup>[2]</sup>。“阳明者,水谷气血之海,五脏六腑皆受气于阳明,故为脏腑之海,宗筋者,前阴也。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sup>[11]</sup>。《灵枢·动输》也云:“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sup>[2]</sup>。足阳明胃经为十二经之“长”,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之海,为肺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提供了供给和促进作用,另外奇经八脉与阳明经之间也有着沟通联络和渗透灌注的调节作用。冲脉为经脉之海,隶属肝肾,循胃之经上行,可以渗灌肌腠,与阳明复合于宗筋,阴阳经总会宗筋,再复合于气街,故有总管诸经的作用。此外,阳明又连于带脉,带脉主约束纵行诸经,督脉主调节,蓄溢诸经之气血,带督二脉又皆禀气于阳明<sup>[12]</sup>。奇经八脉统率有方,蓄溢有度,气血流畅,阴阳协调,阳明经才得气血充足,蓄积渗灌流畅,则肺能司呼吸而朝百脉,调气机而主治节,可见阳明经与肺的联系甚为密切。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均具有消化吸收营养精微的功能,其功能正常发挥才能滋生气血,气血旺盛才能营养肌肉宗筋,痿废的肌肉脏腑功能才能得以恢复<sup>[13]</sup>。

## 2 “治痿独取阳明”论治肺痿的理论之本

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未提及特发性肺纤维这一病名,而是现代医学的称谓,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表现,在中医古籍中散见于“肺痿”“肺癰”“喘证”“肺胀”“肺痛”等病名之下,从祖国医学角度,根据相关文献对肺纤维化临床

表现、解剖生理特点、病因病机要点、病理特征以及治疗上存在的相关性,认为肺纤维化应归属于“肺痿”范畴<sup>[14-16]</sup>。《黄帝内经》虽未提及“肺痿”一词,而是以“痿”或“痿疾”概之,但对痿和肺都有相关论述<sup>[17]</sup>。如《素问·痿论》云:“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sup>[1]</sup>。《黄帝内经》设有痿论专篇,对痿的病因病机、症候以及治法皆有论述,所论之痿,不仅包括肢体病痿,而且还包括组织器官的萎缩、枯槁或功能衰退<sup>[11]</sup>。《素问·痿证》将肺与痿联系起来,五脏病变皆可致痿,而诸痿之证始于肺也。即“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痹此之谓也”<sup>[1]</sup>。张仲景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治痿之理论,首先提出了肺痿之名,并在《金匮要略》中设专篇论述,提出了“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的病理基础,明确指出了肺痿的病因:“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大逆上气,咽喉不利,上气下气者”之虚热肺痿,用麦门冬汤主治;“肺中冷,必眩,多涎唾”之虚寒肺痿,用甘草干姜汤温之”<sup>[18]</sup>。从肺痿脉数、咳嗽、浊唾涎沫、短气等症候分析,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故此可见痿与特发性肺纤维化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极大地后世临床学者从痿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 3 “治痿独取阳明”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核心治则

3.1 培土生金,温补脾阳 “治痿独取阳明”是治疗痿证的基本思路,也是治疗 IPF 的根本大法。根据脾与肺五行相生关系,通过温补脾阳,可以达到益气暖肺之功效,正体现了“培土生金”的治法。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脾为肺之母,肺为脾之子,二者的五行相生关系决定了它们在生理上的相互作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sup>[17]</sup>。脾化生的水谷精气,有赖肺气宣降才能敷布周身。肺维持生理活动中所需的津气又依靠脾运化的水谷精微以充养,故有“肺为主气之枢,脾为生气之源”之说<sup>[19]</sup>。脾气运化的强弱决定肺气的盛衰。肺气不足多与脾气虚弱相关<sup>[20]</sup>。正如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脾胃一虚,肺气先绝,肺虚则不能宣通脏腑,节制经络。必胃厚则脾充,脾充则能布散津液,使脏腑各有所禀受,四肢健运,如是则何有于叶焦,何有于痿痹也。”“肉属于脾,脾恶湿,湿着肌肉,则卫气不营”<sup>[21]</sup>。李文龙等认为痿病之因,实为阳明之虚,然“阳虚”一词,非仅真阳之虚,亦非仅阳气之亏损虚弱之义,当理解为“阳气不达”<sup>[22]</sup>。可见温补脾阳,培土生金,肺气与脾阳充足,肺朝百脉,可敷布精微与宗气,脏腑经络各得其养。《石室秘录》云:“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以治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咳嗽自已。”“入脾则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养矣”<sup>[23]</sup>。《金匮要略》载用甘草干姜汤温脾暖肺以复气,“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干姜辛温,温复脾肺之阳,二药辛甘化火,重在温中焦之阳。因肺为气之主,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中阳振,肺可温,寒可消,实乃培土生金之意”<sup>[18]</sup>。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也记载甘草干姜汤温脏治肺痿,即“治肺痿,多涎唾,小便数,肺中冷,必眩,不渴不咳,上虚其下,不能制洩,甘草干姜汤以温其藏”<sup>[24]</sup>。

3.2 顾护阳明,滋养胃阴 《素问·逆调论》云:“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sup>[1]</sup>。《素问·太阴阳明论》云:“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之”<sup>[1]</sup>。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云:“阳明胃脉,胃主水谷,流出血气,

以资五脏六腑,如海之资。”“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味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之气,日以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母气以主,故不用焉”<sup>[25]</sup>。张仲景将肺痿分为虚寒证和虚热证分以论述治之。虚热证肺痿一为本脏自病所转归,一由失治误治或它脏之病导致,因热壅上焦,消灼津液,肺燥津枯,虚热内生致肺失清肃,脾胃上输之津液转从热化,煎熬而成涎沫;或因胃阴已伤,不能上输于肺,肺失濡养,遂致肺叶枯萎<sup>[26]</sup>。胃阴耗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胃津不能上输以养肺,肺失濡养,肺燥津枯,发为肺痿。《医门法律》云:“肺痿者,其积渐已非一日,其寒热不止一端,总由胃中津液不输于肺,肺失濡养,转枯转燥,然后成之,盖肺金之生水,精华四布者,全借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sup>[27]</sup>。阴伤日久损及于阳,阳亏则气不化津,津枯则肺燥,肺失濡养终致肺叶痿弱不用。可见顾护阳明胃脉,滋润濡养胃阴在治疗IPF上的重要性。正如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上说:“凡胃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sup>[27]</sup>。胃一方面与脾同居中焦,互为表里,受纳运化水谷精微并输布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脉皮骨,以维持各自的生理功能。另一方胃津充足,胃气和顺,肺得以滋润濡养,仲景选用治疗肺痿的麦门冬汤和甘草干姜汤均有顾护阳明之意。麦门冬汤补胃津以润肺燥,使胃津上输以养肺;甘草干姜汤补胃气以温肺体,使精气敷布以转输,为后世医家论治IPF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施方用药的准绳。

3.3 各补其荣而通其俞 《素问·痿论》云:“各补其荣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sup>[1]</sup>。就是说根据不同情况,诊察其受病之经而治之,也就是说治疗时也是必须辨证论治,在痿证的不同阶段,病因病机不同,治疗原则亦有异<sup>[28]</sup>。补其荣俞以致气通其俞穴以行气,再以不同的手法,调其正邪的虚实,和其病情的逆顺,并根据各脏腑受气的时月,治疗筋脉肉体的痿证,病就可以痊愈了<sup>[29]</sup>。“各”指在各个不同的脏腑经络中分经取穴,根据各个具体情况,辨别虚实适当补泻,审察逆顺,还应因时制宜<sup>[30]</sup>。治疗痿证应根据脏腑经络的荣俞,分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五脏虚的补其荣,就是补五脏的真气;五脏有邪热的应通其俞,即通利五脏之热,而调其虚实;气虚则补之,热盛则泻之。和其顺逆者,就是补与泻不同的治疗方法<sup>[31]</sup>。张景岳:“诸经所溜为荣,所注为俞,补者所以致气,通者所以行气,上文云独取阳明,此复云各补其荣而通其俞,盖治痿者当取阴阳,又必察其所受之经而兼治之也。”“知所受之浅深以调虚实,知时气之盛衰以和顺逆,则病可已矣”<sup>[4]</sup>。尽管肺痿是痿证的一个特殊类型,但是理应从痿论治,IPF属于肺痿范畴,论治从就。对于肺气虚损之IPF可以取阳明经:手三里、足三里、上巨虚、下巨虚等穴位施针以补法。对于肺热络瘀之IPF可以取合谷、曲池、内庭等穴位施针以泻法<sup>[32]</sup>。

综上所述,从“治痿独取阳明”论治特发性肺纤维,既有夯实的中医学理论基础,又具有深远的临床实践意义,给予我们论治IPF这一肺系疑难病症的学者以深刻启迪。同时也明示我们中医临床学者中医经典理论瑰宝众多,有望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

#### 参考文献

- [1] 田代华整理.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23, 40, 45, 61, 68, 87-88.
- [2] 田代华,刘更生整理. 灵枢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17, 6, 53-54, 31-40, 121.

- [3] 中华医学会. 临床诊疗指南呼吸病学分册[S].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102-107.
- [4] 李志庸. 张景岳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321-322.
- [5] 明马蒨注证,孙国中,方向红点校. 黄帝内经注证发微[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335.
- [6] 曹敏,方邦江. 浅谈“阳明法”防治老年咳嗽病[J]. 光明中医, 2014, 29(4):674-675.
- [7] 张宋学,张伟. “胃不和”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相关性[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4):661-663.
- [8] 寻玉. “胃不和则卧不安”源流探析[J]. 河北中医, 2007, 29(12):1112-1113.
- [9] 清·郑钦安著. 陶春晖,蒋跃文点校. 中医火神三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145.
- [10] 梁繁荣,王华. 针灸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12-13.
- [11] 郑林. 张志聪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172-174.
- [12] 黄宗勤. “治痿独取阳明”的临床作用体会[J]. 福建中医药, 1989, 20(2):2-3.
- [13] 张邵青,邱美榕,吴迪乐. “治痿独取阳明”的古今研究及临床应用[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9(2):9-12.
- [14] 庞立健,王琳琳. 肺纤维化(肺痿)中医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1, 29(7):1596-1597.
- [15] 庞立健,王琳琳. 论肺纤维化(肺痿)与肺脾肾三脏的关系[J]. 辽宁中医杂志, 2008, 35(2):211-212.
- [16] 黄云鉴,龚婕宁. 论肺痿肺痿与肺纤维化的政治规律[J]. 福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6):1439-1441.
- [17] 李丽君,李丽娜. 从“治痿独取阳明”论治肺痿[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16(9):96-98.
- [18] 范永升,姜德友. 金匱要略[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91-94.
- [19] 李德新.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109-110.
- [20] 王英,孙宇鹏,张伟. 从“治痿独取阳明”谈“培土生金法”在弥漫性肺间质疾病中应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18(10):113-115.
- [21] 韩学杰,张印生. 孙一奎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673-674.
- [22] 李文龙,高永翔. 基于经典从治痿独取阳明的再探析[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6, 25(19):9-11.
- [23] 柳长华. 陈士铎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277.
- [24] 唐·孙思邈籍,焦振廉等校注.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303.
- [25] 李克光,郑孝昌. 黄帝内经太素语译[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79.
- [26] 吴勉华,王新月. 中医内科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120-125.
- [27] 陈耀. 喻嘉言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361-367.
- [28] 梁敏辉. 治痿独取阳明证治探讨[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6, 32(10):1026-1027.
- [29] 刘玥,张允岭. 浅证“治痿独取阴阳”[J]. 环球中医药, 2014, 7(9):713-714.
- [30] 陈瑞祥. 也谈“治痿独取阴阳”[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5, 11(4):8.
- [31] 施玫香. 论“治痿独取阴阳”的含义[J]. 黑龙江中医药, 2000, 2:6.
- [32] 刘红石,王启才. “治痿独取阴阳”临床体会[J]. 河南中医, 2003, 23(9):11.